

追忆年华
著



荼蘼已尽 夜未央

不要爱得太深，
也许更容易幸福，
但是爱得太浅，
又太过陌生。

茶蘼已尽
夜未央

追忆年华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茶藤已尽夜未央/追忆年华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1.8
ISBN 978-7-5125-0241-3

I. ①茶… II. ①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39729号

茶藤已尽夜未央

作 者	追忆年华
责任编辑	李 璞
统筹监制	葛宏峰 何亚娟
策划编辑	何亚娟 燕 兮
美术编辑	徐燕南
市场推广	张 蓉 许 莹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国文润华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	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 17.5印张 300千字
版 次	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241-3
定 价	26.8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六年后的重逢 /5

什么是幸福？

其实，不要爱得太深，也许更容易幸福……但是爱得太浅，又太过陌生。

第二章 心中的魔，催开的毒 /19

记忆会淡，星光会暗，顾亦城以为自己能忘，可是当那声音响起，才知道记忆只是蛰伏，他中毒已深，早已无药可救。

第三章 忘记的伤疤 /30

顾亦城望向舒姝的眼神像溺在烈酒里，低低沉沉，醉了也迷失了。

可是舒姝看过来一眼只当他是陌生人。

第四章 恶作剧 /42

因为这个恶作剧，顾亦城总是梦见舒姝在水中拼命挣扎的模样，她惊恐地望着他，乌黑的长发散开，漂在水面上，不停地挣扎沉溺得越快，江水最终淹没那小小的身躯。

第五章 纵然相逢不相识 /54

擦肩而过的瞬间，如果彼此都忘了，也许就没有后面的事故，可事实是，我记得你，你却忘了我。

第六章 不一样的人生 /62

原来平行线也是会变异的，当平行线变为曲线，原来天南地北的两个人也能相交。

第七章 隐瞒的真相 /77

也许，男人与女人的故事，总有个不经意的瞬间，因为某一方移不开眼，于是开始了。

第八章 请让我说对不起 /91

有时候，发现自己一夜之间长大，却看不到自己未来的样子，迷茫、不知所措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九章 画个圈，圈住了谁？ /109

白娘子故意下雨骗许仙的伞，祝英台十八相送时装疯卖傻调戏梁兄，牛郎趁织女洗澡拿走她的衣裳。这些故事说明什么？说明爱情的开始总得有人耍流氓。顾亦城说他不介意做这个流氓。

第十章 那一季的永远 /151

顾亦城说舒姝是一只兔子，其实舒姝想要的幸福很简单，就是枕着胡萝卜，抱着西红柿，盖着大白菜，睡着觉，做着梦，梦见自己枕着胡萝卜，抱着西红柿，盖着大白菜。

第十一章 不敢再说爱 /206

她就在他身边，可她的心不在这里，她的心在什么地方，他不知道。他和她之间像是隔着万重山，山有多高有多远，他也不知道。

第十二章 谁把谁丢失在回忆？ /223

人的心很容易宽容，但偏偏对所爱之人特别苛刻。
因为在乎，所以残忍。

第十三章 恨难消，爱难圆 /237

有一种爱，明明是深爱，却表达不完美，有一种爱，明知道要放弃，却不甘心就此离开；有一种爱，明知是煎熬，却又躲不掉；有一种爱，明知无前路，心却早已收不回来。

第十四章 遥远的等待 /252

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会带来吵闹，很多事情，我们可以感动，却不能流泪，因为一旦放任自己的感情，怕会让自己泣不成声。

第十五章 你是我生命无法丢弃的悲伤 /269

过错是暂时的遗憾，而错过则是永远的遗憾——不要害怕过错而错过。

番外 /278

第一章 六年后的重逢

什么是幸福？

其实，不要爱得太深，也许更容易幸福……但是爱得太浅，又太过陌生。

顾亦城没想过还能再见到舒姝，他本是极其念旧的人，唯独对她从不刻意去想，或许是不敢。两人之间了断六年联系，两千多个日日夜夜，隔了大半个地球，他一直认为是缘分尽了。

但那一刻确实是又见面了。

他这次从曼彻斯特去上海参加一个会议，临时决定回A市看看。恰好舒涵生日，在香格里拉办了个冷餐会，邀请他参加。

夜晚的城市已不复记忆中的模样，去的路上他转错两次弯，这座城市每一个陌生的场景无不提醒着他，六年时间能够改变一切。

弧形的长廊光线较暗，淡淡的香气，流彩的小射灯，映得眼前的女人小腿曲线益发撩人，顾亦城脑子里蹦出几个词：月下看美人，朦胧之美。

其实男人看女人多少有点特殊癖好，比如有人喜欢看脸，有人喜欢看腰，还有人喜欢看胸。而顾亦城喜欢看腿，他喜欢长腿的女人。

眼前这双腿他打九十分，抬头望了一眼，也就这一眼，整个世界都摇晃了。

此时，顾亦城站在宴会厅门口，手已经从裤兜里拿了出来，眼神直直地盯在她身上。她瘦了，脸颊的婴儿肥已褪尽，下巴变得尖尖的，他记得她笑时眼角微微上挑。她

还是她，可更像是另外一个人。这一刻，他悲哀地发现，记忆深处的影子与现实无法重叠。他对她的记忆停留在六年前，那天之后，他没有再见过她，哪怕是梦里。

她像是来找人，因为没有请柬被拦了下来，她伸长了脖子，目光不断在宴会上搜索，试着与门口的礼仪沟通：“不让我进去，那帮我叫他出来成吗？”

顾亦城脑子里不由闪过一个想法：难道她是来找他的？

当然，这样的想法很快也就被否定。

宴会的主人舒涵已经看见了他，举起酒杯，远远地敬了一下。

顾亦城扫了一眼整个宴会大厅，看来A市数得上的人物今晚差不多都来了。

他心揪得紧，仓促地递上请帖，不敢去看她，快步朝舒涵走去，刚跨出两步却又忍不住回头去看。低沉的灯光，拉长了他的影子，可哪里有她半点人影？要不是空气里还残留着她的香气，要不是那柔软的声音，他一定以为不过是南柯一梦。

舒涵兴冲冲地走过来，伸出手说：“亦城，顾亦城，发什么呆呢？”

顾亦城回头，笑着与他击了下掌。

“你没事吧？手心全是汗，脸色也很难看。”舒涵手搭在他肩膀上问道。

“当然，韩睿呢？”他抚着额头，闭上眼。他没事，他很好，他能有什么事？都多少年了，他难道还在乎？不，当然不会，可为什么脑子里除了她就容不下别的……

“韩睿还没到，咱先喝一杯。”舒涵递给他一杯酒道。顾亦城接过，与他碰碰杯。

“还和那弹钢琴小明星在一起？是叫夏沫吧？”舒涵问。

他不咸不淡地“嗯”了一声，点点头，眼睛一直盯着大厅门口。

舒涵道：“亦城，你知道我这人有时候嘴是真的缺德，也特爱八卦，不知道是不是受家族传媒业的影响。有件事嘛，我觉得应该和你八卦一下。”

顾亦城听出舒涵接下来的话不是什么好消息，看了他一眼道：“你嘴缺德我是第一天知道吗？你到底想说啥？”

舒涵笑了一下，一口气说完：“有个广告商在追你家小明星，两人走得挺近。那男的四十好几的人，有家室。”他见顾亦城心不在焉的模样，推推他道，“嗨，你在听吗？我说你老盯着门口看啥？难道有怪兽？”

顾亦城喝了口酒，摇摇手里的酒杯。夏沫是他最近交往的女朋友，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专修钢琴。其实，这世上哪里有无缘无故的爱呢？爱有深浅，也得有理由。有人爱容貌，有人爱身体，有人爱门第，也有人爱财富。当然，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对方的灵魂，最卑鄙的是爱对方的腰包。他和夏沫嘛，甜蜜不是没有，可更多的是一种疏离，心灵上的。

他笑笑，耸耸肩道：“其实，无所谓的。”

舒涵拉拉他的胳膊道：“走，介绍几个人给你认识。”

顾亦城被舒涵拉着与A市几个房地产商打了招呼，几杯酒下肚，喝得太猛，头有点晕，不自觉又朝大厅门口望去，目光穿过人群，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大厅门口，可是下一秒便没入人群，他端着酒杯的手不由紧了紧。

接下来，舒涵说什么他听不太清，其他人说什么他也听不太清。他反复琢磨，他问自己，她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来找人的？找谁？同学、同事、朋友、还是……

顾亦城抿着嘴，没有再想下去，猛然将手里的酒杯塞给舒涵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在了他这里，多年养成的礼貌让他僵硬地丢下一句：“抱歉，离开一下。”

顾亦城径直朝大厅门口走去，前两步还有点犹豫，两步以后便加快了脚步，最后几乎是用跑的。他抓住门口的礼仪，逼问道：“她去哪了？舒姝去哪里了？”大厅门口站着几个人。这个不是她，那个也不是她……可恶，刚刚明明还在的……

“谁，谁是舒姝？”对方显然吓了一跳。

“刚刚那个没邀请函的女人。”他不死心地比划着，“她这么高，长发，白白的。”

“哦，哦……她啊？刚刚从那边的扶手电梯下去了。”礼仪指了指后门的方向。

礼仪话没说完，顾亦城人已经冲了出去。

香格里拉酒店背后是一条小巷子，穿过小巷子便是主干道，必须赶在下一个路口前拦住她。她走路速度慢，加上没走多久，肯定没走远，只要他追，一定能追上。实际上，顾亦城追出酒店便看见了舒姝，一眼就认出她的背影，脚却无法挪动。前一秒，他发疯般的想要找她，现在她就站在那里，他又退缩了。

他问自己叫住她又能怎样，问她这些年过得好不好？可是，她过得好不好与他又有多大关系？如今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生活，不是吗？

“舒……”他叫她的名字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卡住了，硬生生的痛，咽不下也吐不出。其实，他知道这样的分贝她是听不见的……

恰好此时，肩膀被人拍了一下，回过头，舒涵站在身后。

顾亦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抚着额头说：“遇见了以前的朋友，可能认错了。”

舒涵看了眼远去的女人背影，不紧不慢说：“哦？什么样的朋友？认错了？认错了再叫一声确认吧。”说着还真要去确认。

顾亦城连忙阻止他：“别，别，阿涵……是舒姝。”

舒涵问：“你还念着她？”

顾亦城不说话。

舒涵说：“不是我说你，这女人的心不在这你这里。”

顾亦城觉得胸口有点堵：“那又怎么样呢？关键在于，我是真的喜欢她。”

“那你就是个傻瓜。”舒涵嘴角一勾笑道。

顾亦城冷哼一声：“香烟盒上写着吸烟有害健康，你戒了吗？你每次买高尔夫球杆，我也觉得你很傻。因为你球技真的很烂，但你总会被游说买新的，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喜欢，你要不喜欢还能被人宰吗？”

舒涵瞪着他，呛得半天没说不出话：“靠，我看你真不顺眼。你老年痴呆了吧？还是好了伤疤忘了痛？一副魂丢了的样子。”

“谁老年痴呆了？谁丢了魂啊？”

两人转过头，只见韩睿正好笑地看着他俩。

舒涵没好气地指着顾亦城道：“他。”

顾亦城沉着脸，朝韩睿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，转身朝街对面走去。

舒涵在他身后吼嚷嚷：“说两句不行啊？去哪儿？”

“找我的魂去。”

顾亦城的车停在路边，他酒劲没过，回车里坐了一会儿，解开领口的扣子，按

下车窗，初秋的风打在脸上，微凉，出了会儿神，他踩下了油门。

黑色跑车沿着江边绕了一个圈，当车停下来时，顾亦城才发现自己到了老城区，江边长长的阶梯，旧式的楼房密密麻麻，黑瓦白墙，一如当年。

老城区的巷子较窄，街道两边卖什么的都有，杂而无序，倒是热闹。说实话，顾亦城几乎没在这样的巷子里开过车，皱着眉，按了几下喇叭，回头的人不少，盯着他的车笑就是不让路。

百来米的距离，他足足开了十多分钟，当他穿过小巷拐入一个小区后，发现旁边竟是一条宽阔的马路。他忽然有点明白刚刚那些人在笑什么。这么些年，城市在飞速发展、扩建、重造，而他只记得那条老路。

顾亦城将车停在路边，下车，转回小巷子，从一条巷子穿入另一条巷子，记忆渐渐回涌。他记得这里以前有个小卖铺，道路旁有一棵上了年纪的银杏树，树后一段长长的阶梯，青石板铺砌而成，一直盘旋通往江边。

他站在银杏树下，想起多年前自己也曾站在这里，信誓旦旦地对喜欢的女孩说“如果有一天你走了，我会站在树下等你回头”。倘若这是一个誓言或者承诺，他想他是违背了曾经说过的话。所以上天惩罚他，让他永远也看不见她回过头来的样子。

这些年他以为自己忘了，匆匆一瞥，却仍然记得她在回忆里微微一笑的眉梢。才发现，思念已成毕生困顿，原来自己从来不曾忘记她一点点。彼时情怀，即便要深究，也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在她心中曾经是什么位置。能够记忆的只剩下玻璃窗后的背影，那些荒唐的片断以及百折千回的情怀，最终静静地走向离别，就好像电影落幕后的曲终人散。

如果真的能问一句“你好么”，她答一句“我很好”，该是多么好？

顾亦城不敢说自己有多痴情，他的生活从不乏各式各样的美女，他亦是个懂得善待自己的男人。这些年，交往的女人不少，认真谈过恋爱的却只有一个，可是也很远了……

初秋的夜晚从耳边擦过，江面很静，像水墨画，浓浓淡淡又孤寂无声，夜色中，他捻了下烟。

记忆里的舒姝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
记忆中她不会游泳，却总喜欢站在江边，望着远方，很安静。

记得那一年夏天，她穿着百褶裙站在江边，脱去鞋袜，白皙细长的小腿没入水中，风吹散她的发，卷起她的裙摆，她赤脚沿着水浅的地方走出几步，然后慢慢跑了起来，笑得那么开心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他却忍不住冲她吼道：“舒姝，你给我上来。”仿佛他一直藏着的珍宝被人偷窥一般。

当然，舒姝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听话，他吼她，她莫名其妙地看他一眼，然后避开他，提着鞋子去别处玩。那意思再明白不过：惹不起，难道还躲不起吗？

顾亦城沉默地跟在她身后，风中飞扬的发丝拂过他脸颊，他伸手去抓，却在指缝中溜走，不知道她是否意识到了什么，走得快了些，最后索性一路小跑。显然，她总是高估他的耐心。比快的话，他当然比她快，一把扯住她的衣服，她惊叫一声。他窘迫地捂住她的嘴，威胁道：“闭嘴，不准叫。”

她露出一双眼睛望着他，不得不承认，她的眼睛很特别，眼梢微微上挑，像片叶子，虽然并不特别的媚，却总能勾着人。

他心一动，松了松手，谁知他手刚松开，她又破天荒地叫了起来，他敢确定她就是故意的。他去拉她，她避开，两人拉扯的动作越来越大，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就一起滚到江里去了。

那一刻，他由衷感谢那个没教会她游泳的体育老师。她搂着他的脖子，贴着他，攀附着他，让他带她回岸边。他没有告诉她，他们站的地方水深其实不到一米。笑道：“你求我吧，舒姝。”

说完，放在她腰间的手一收，头一偏，便覆了下去。

那是她的初吻吧？

后来呢？

后来，她瞪着他，那样子像发威的兔子，要咬人。虽然他也没见过兔子发威是啥样，可就觉得她像足了一只小白兔，如果再有一双长长的耳朵，他就成天提着她。

可是，没有后来。

阶梯还在，顾亦城一边数着一边往下走。记得阶梯一共一百级，只有那个数学不及格的笨蛋总是把一百数成九十九。

一、二、三……九十、九十七、九十八、九十九……九十九。

九十九级？

怎么会是九十九级呢？

顾亦城不死心地往回走，又数了一次，仍然只有九十九级。转身，似乎是赌

气，再次重头数起，数到五十阶的时候，头顶传来“轰隆”一阵巨响，抬头一看，半边天闪烁耀眼的金光，向四周扩散开来。

他愣了几秒，随后反应过来今天是国庆，放烟火呢。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，笑了起来，所有的缠绵悱恻，最后都成了指间的一捧沙，犹如烟花的余焰，是褪尽鲜艳的残光。其实一百级或九十九级有什么区别？也许以前真是他数错了呢？两个半来回，二百五十级，他倒真成了笨蛋。

夜已深，满天烟火映红的江面，倒映出长长的阶梯，还有阶梯上的人，有点累，也有点孤独。

往回走时，街上人少了一半，一看表，原来已经十二点了。他又开始无聊地数着脚下的阶梯，不知道数了多久，忽然觉得眼前一亮，一抬头，还有十几步就到阶梯尽头，一个女人侧对着自己站在银杏树下，看不清样子，可顾亦城知道，她是舒姝。

在夜色中，烟花的流彩映得她整个人有点苍白，像极了月色下的一株海棠花。

这夜，顾亦城没有睡好，断断续续做着同一个梦，旭日中，两个身影，数着阶梯……

醒来后，随便吃了点东西，头晕晕的，他想自己可能感冒了。

第二天开始咳嗽，他吃完药闭上眼，又浮现出江边的阶梯。他再次醒来，窗外正下着下雨，楼下门铃响个不停，穿着睡衣去开门，看见了夏沫。

“Surprise！”夏沫双手提着多个购物袋，戴着遮住半边脸的墨镜。

“上海的演出结束了？”他双手撑在门框上问。

“嗯。”夏沫笑着从他胸前挤进屋里。

夏沫将东西往客厅的沙发上一扔，坐在地毯上，整个人都埋入战利品中，撕开一个个包装袋，掏出里面的衣服、鞋子、包包，地上瞬间一片狼藉。

顾亦城望着她，这女人微笑的样子像只狡猾的猫。她特别喜欢购物，他每月转入她银行账户的钱，她几乎全部花光，与其说她在消费，不如说她是在享受消费的快感与旁人的羡慕。她就像个孩子，特别没安全感，喜欢被人宠着、让着、疼着。

顾亦城弯腰捡起被夏沫扔地上的东西，整齐地放在一旁笑道：“真像个孩子。”

自己是怎么认识夏沫的呢？

大概半年前，他去参加朋友的订婚宴，她被邀请来弹钢琴。大家穿得都挺正式，她学生装扮，淡淡的妆容，面对每一个搭讪的男人，不迎合也不拒绝，有点与众不同。但她的眼神出卖了她，怎么说呢？有点谄媚，因为年轻所以并不难看。可能是喝了些酒，她双颊微红，犹如抹了一层胭脂，像极了记忆里的另一个人……再一看，原来也只是像极了而已，好心情就像一面镜子被硬生生地敲碎。

后来，她跑去后面的水池吐，吐完后拧开水龙头漱口，用力擦嘴，带着一股狠劲，掏出镜子开始补妆。

顾亦城看了她很久，不禁莞尔，走过去递上手帕，并邀请她跳了一支舞。

那之后，夏沫走进了他的生活。

他曾问他原因。他说：“我喜欢你骨子里那股倔强。”

他喜欢女人倔强的神情，带一点傲气。就像他第一次心动，便知道，自己其实并不喜欢温婉的女人。这段感情纠葛，他是参与者，可更像一个旁观者。他冷眼旁观地见证了一个女人欲望的膨胀与转变，不曾试图阻止或挽留。

夏沫回头，冲他吐吐舌，眼尖的她这才发现茶几上搁着一本翻开的书和一个纸箱子，她探头读道：“梦的形成和作用主要有象征作用、伪装作用、检查作用，同时梦还是一种心理补偿……是在寻求着心理补偿即平衡……”正是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。

她笑道：“亦城，你怎么看这个啊？”

顾亦城蹙着眉，想起这两天反反复复做着同一个梦，不免头疼，他快步上前，合上她手中的书。

夏沫扁扁嘴，指了指纸箱子道：“藏着什么宝贝呢？神神秘秘。”

“玩具而已。”他将书放箱子上，单手抱起纸箱子，转身朝楼梯处走去。

“什么玩具？给我瞧瞧。”夏沫见他遮遮掩掩的样子，猫似的扑了过去，她动作稍大，顾亦城拦了一下，怕伤着她没拦住。

箱子被打开，真的都是玩具，各式各样的。

夏沫看着箱子里的玩具清点起来：“冲锋枪、变形金刚……咦，这是什么？遥控飞机？”她拿起一架残缺模型飞机，之所以说它残缺是因为飞机只有一个机翼，机

身还有一道裂痕，仔细看便会发现机身上刻了字：NO.SS。

夏沫回头去看顾亦城，见他表情怪怪的，不知道是伤感还是失落。

“亦城……顾亦城。”她叫了他几声。
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拿走夏沫手里的模型飞机，指腹轻轻在那道划痕上摩挲，用一种迷茫的声音娓娓道来：“小的时候，喜欢给自己的东西起名，这飞机我给它取名……幸福号。”他抬起头道，“小沫，你说说看什么是幸福。”

“太高深了吧？”

“那，你幸福吗？”

夏沫想了想，最终点了点头，算是回答了他的问题，

恰好此时，茶几上的手机响了。

一看，舒涵打来的。顾亦城按下接听键，话筒里传来懒懒的声音：“亦城，在哪里呢？”

“家里。”想了想补充道，“城里那栋旧房子。”

“上次那个度假村的规划项目贷款批了。晚上我和韩睿去东湖喝酒，你来吗？”

“来，晚点吧。”他道，聊了几句便挂了电话。

“谁啊？”夏沫靠了过来，像在琢磨什么。

“舒涵。”

“哦……”夏沫瞅着他的脸色，试探性地问道，“他说什么了吗？”

“他能说什么？”顾亦城笑着问。他发现夏沫目光闪烁，甚至不敢与他对视，忽然想起了舒涵宴会上的话：有个广告商在追你家小明星，两人走得挺近，那男的四十好几的人，有家室。

夏沫被顾亦城看得很不自在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在上海演出时碰见舒涵了。你是知道的，我和他总共没见过几次，他那张嘴可是出了名的得理不饶人。”她的样子看上去有点慌，绕来绕去又说了一堆，最后才道，“其实，其实我那天和一个广告商在一起。”

“亦城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”

“舒涵是不是说我什么了？”

夏沫见顾亦城一直不说话，万般委屈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不喜欢我进演艺圈。可钢琴是我的信仰，我就是喜欢站在镁光灯下万众瞩目的感觉。”

“信仰？”顾亦城“嗤”一声，“你现在可不是单纯的在弹钢琴。出席商业活动、拍广告，像一个女明星。露肩、露胸，和不认识的男人搂搂抱抱。夏沫小姐，这就是你的信仰吗？”

“怎么，你吃醋了？不高兴了？但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其实是很自私的吗？”夏沫越说越觉得委屈。她控制不住情绪，忽然变得激动起来，“亦城，你不会是想关着我吧？你既然不喜欢我应酬，那你帮帮我啊。舒涵不就是搞传媒的吗？你和他从小玩到大，还不是一句话……”

接下来的话，她卡在喉咙里咽了回去，因为她发现顾亦城身上忽然散发出凛冽的气息。他明明还是在笑。可笑容却变得异常冰冷。她是聪明的，她知道，这个表面像绅士的男人，迷人笑容背后非常冷酷，和谁都相处得很好，却对谁也不留恋。

顾亦城眯了眯眼，夏沫对他的指控，什么吃醋、不高兴、自私、想关着她，他只承认一点，他确实有点自私，骨子里也很大男子主义，不希望身边的女人待在那种地方，毕竟演艺圈太过肮脏复杂。至于她和那位广告商的关系，他不问，也不想知道。因为女人谎言被揭穿后的脸，真的很难看。也正如他对舒涵说的：其实无所谓的。

她喜欢被人宠，他就宠她。

她喜欢消费，他也满足她。

其实，只要不是爱，什么都行。

而宠和爱的区别在于，后者需要沟通，前者不需要。耳边飘过某个柔软的声音，那个声音说，其实，不要爱得太深，也许更容易幸福……但是爱得太浅，又太过陌生。

恰好此时，夏沫手机再度响起，一看，正是广告商打来的，她还没来得及掐掉，顾亦城道：“接吧，百无禁忌。”

夏沫的脸瞬间变得刷白。

顾亦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点了支烟，窗外雨哗啦啦地敲打在玻璃窗上，屋内光线昏暗，雨水顺着玻璃的纹理流淌，被分成几道细流，像女人哭泣的脸。而爱与恨，就像玻璃窗上交混在一起不分彼此的两道细流，有的经过时间的蒸发，全不见

了，有的却流入了人心间，化成抹不去的一滴泪。

夏沫坐在一旁使劲哭，像是有满肚子的委屈。她哭累了，抬头去看顾亦城，努力想要看清他的表情，但他吸烟频率太高，烟雾中的样子很模糊。

夏沫倾了倾身子，靠了过去。手搭在顾亦城的手背上，她说：“我和那广告商，其实……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

顾亦城失笑，目光落在她细长的手指上，这是一双弹钢琴的手，很美同时也很冷，他道：“夏沫，两个人若要长久的在一起，必须达成一个共识。就好比我和人谈生意，总得让两方的利益在一个平衡点上，才有合作的可能。我想感情也是这样，你觉得呢？”

夏沫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

顾亦城其实对她不错，几乎满足了她一切要求，却也只是几乎而已。常言道，红颜易老青春易逝，她不过是想抓住更多的机遇，得到更多的保障，她那么年轻，那么漂亮，追她的人又那么多。夏沫在心底衡量，她难道错了吗？不，人的欲望本来就是无止境的，或许她本来就是欲望和野心极强的女人，不甘于平凡。

长久的沉默之后，夏沫包里的电话再度响起，她抿着唇，昂着头站起来：“行！我夏沫又不是没人要，用不着赖着你。”

她咬着牙，径直朝门口跑去，身后传来顾亦城低低沉沉的声音：“再见。”

顾亦城没有说分手，他认为这样的话应该留给女方来说。他说再见，其实心里确定两人已经没有必要再在一起了。

悲哀的是，什么感觉也没有。

他的心，这些年一直空空的，不是吗？

东湖会所VIP总统包房里，低沉暧昧的灯光下，舒涵指尖夹着烟道：“对，对，二楼的VIP，到了直接上来。”他挂断电话，侧过身去对韩睿说：“听亦城的语气，情绪不大好，咱还是别谈公事了。”

“和小明星闹别扭了？”韩睿问。

舒涵道：“他会和女人闹别扭吗？”

顾亦城来到包房，舒涵搂着点歌的美眉合唱，他往沙发上一坐，闭上眼睛说了句：“给我杯酒。”

韩睿递给他一杯酒问：“怎么不带小明星来？”

“刚掰了。”

舒涵拿着话筒说：“那正好，阿睿，快快快，叫几个美眉来陪亦城。”

韩睿吐了口烟雾，鄙夷地看着舒涵：“得了吧，他有精神洁癖你不知道？”

顾亦城喝了口酒，转头对韩睿道：“韩睿，其实那天我遇见舒姝了。”

“遇见就遇见呗。”舒涵走过来，推了推韩睿道，“韩睿，你还记得那女人吧？就是那个，那个……那个脾气又倔又硬，前不凸后不翘，听……”

“说什么呢？”顾亦城瞪着他。

韩睿笑起来：“阿涵，你嘴怎么那么缺德？难怪当年人家小姑娘老远看见你都要绕道走。不过亦城那么多女朋友，我倒最喜欢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顾亦城反而不解了。

“她不挺可爱的吗？”韩睿转头对点歌的美女说，“美眉，给他唱一首《Don't cry》，guns and roses的。”

舒涵嗤之以鼻：“都多少年了，再特别，也过去了吧？”

顾亦城不说话。

舒涵不死心地推了他一把：“是吧，亦城？”

顾亦城爱理不理的“嗯”了一声，瞥见舒涵和韩睿正看着他阴恻恻地笑，包间里响起了熟悉的英文歌。

Talk to me softly
There 's something in Ur eyes
Don 't hang Ur head in sorrow
And please don 't cry
I know how you feel inside .
I 've been there before
Something's changing inside you
And don 't you know
Don 't you cry tonight
I still love you baby

一曲唱罢。